

· 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一 ·

南京大屠杀 的历史见证

章开沅

An Eyewitness'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湖北人民出版社

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一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

章开沅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章开沅著.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 7
(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

ISBN 7—216—01740—4/K · 173

I. 南…

II. 章…

III. ①南京大屠杀—史料

②日本—侵华事件—1937~1945

IV. K265.6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武汉市汉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6 插页 257 千字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 641—3 690

定价: 15.40 元



Dr. Miner Searle Bates(1897—1978)

贝德士博士(1897—1978)



1947年秋,贝德士与金陵大学历史系部分师生在南京玄武湖留影。

章开沅为第二排左起第一人,贝德士为第二排左起第六人。

缘 起（代 序）

贝德士博士(Dr. Miner Searle Bates, 1897—1978)是我的老师。1946年秋,我进金陵大学历史系本科学习,1948年11月离校前往解放区。在此两年多期间,我曾选修贝德士开的世界通史与俄国史两门课程,也曾听过贝德士夫人讲的美国史。课外,贝德士夫妇有时利用周末,在他们那宁静而温馨的家中,邀请我们这些年轻学生茶叙,说古论今,较比中外,于无拘无束的闲聊中授业解惑,师生关系堪称融洽。

金陵大学历史系是贝德士一手创建的。贝德士教过部颁计划规定的各种必修课程,他以广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教学态度赢得历届学生的尊敬。我的两位业师,王绳祖与陈恭禄,都在自己成名之作的扉页上说明“献给老师与同事贝德士博士”,这正表明众多学生对他的爱戴之情。1946年以后,学运蓬勃发展,从抗议“沈崇事件”到“反美扶日”示威游行,以及其后反对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等等,校园内外弥漫着浓烈的反美情绪。不过,贝德士夫妇与中国同事,与中国学生的相处仍然是融洽的,因为大家

并没有把他们看作是帝国主义分子，即令是很进步的学运领袖(其中有多位是历史系的同学)，对他们也没有多少反感。

不过，我之所以研究《贝德士文献》，却纯粹出于偶然的机缘。

由于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1948年冬我离开金陵大学，以后再未见过贝德士，也从未与他有过任何联络，以致逐渐忘记了这位可亲可近的美国老师。直至198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子健(已故)等友人的建议与支持下，我开始着手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贝德士夫妇的影像才偶尔又模糊地浮现于脑际，但并没有萌发任何研究他的想法。次年，我乘应邀赴美开会之便，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了解有关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旧译“联合托事部”)历史档案的收藏情况。在此期间，我发现贝德士生前所保存的全部文献竟然收藏在这里，而且其内容之丰富与某些史料之珍贵，对学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1991年7月，我再次前往耶鲁神学院，花了整整8个月时间，将这1000余卷历史文献全部检阅一遍，并且复印了许多珍贵史料，也写了一部分阅读笔记。现在，先利用其中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写成此书，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最严重的罪行之一，铁证如山，举世公愤。可是，80年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力图否认这一灭绝人性的滔天罪

行的荒谬言论不断出现,以致多次引起中国、朝鲜、韩国与东南亚诸国人民的强烈抗议。我在美国期间,亦曾参与唐德刚、吴天威、邵子平诸友人发起、创建对日索赔会等民间团体,进行一系列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无耻谎言的正义工作。这些工作都靠团体成员志愿出钱出力,即使有时募得若干捐款也是专款专用,大多用于出版文字材料,制作电视纪录片、幻灯片,连每次开会的旅费、食宿费都得自己掏腰包,体现了海外华人对祖国的眷恋与奉献。这些工作与相关活动也受到美国社会公众的关注与同情。记得1991年的一个冬夜,耶鲁大学中国留学生会放映索赔会提供的“南京大屠杀”电视片,许多学生、学者冒着寒风大雪前来观看。在我演讲之后还进行了空前热烈的讨论,直至深夜才陆续散去。该校历史系著名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得知这一信息后,又利用他那三四百人的正式课堂,将这部电视片重新放映了一次,据说反应也空前强烈。

日本的广大民众与具有正义感的各界精英,也极力支持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罪行,因为他们深切感知,侵略战争不仅造成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巨大灾难,同时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害。我永远不能忘记,1981年一个深秋的夜晚,日本友人北冈先生邀我在东京浅草一家小酒馆叙旧,其时客人已渐稀少,只有老板娘有一句没一句地与我们攀谈。当旁边的客人知道我来自邻近的中国并鼓掌表示欢迎时,一位老人却带着凝重的面容走过来向我深深鞠躬,语音低沉却铿锵有力地说:“请先生归国

时务必带回一个日本士兵永恒的忏悔，他在战争中到过开封，并且做过许多对不住中国人民的事情。”我们紧紧握手，正想进一步细谈，却又见老板娘已是泪流满面，凄怆欲绝。原来，1941年她还未度满新婚蜜月，太平洋战争即已爆发，丈夫被紧急征召派往东南亚，从此音信渺然，据说是由于乘船在海上被盟军飞机炸沉而死。17岁的新娘从此孤身只影，历尽沧桑，总算得以在浅草开一小酒馆聊以谋生。从此以后，我每有机会到东京，总要抽空到浅草旧地重游。友人多以为我癖爱草根文化，其实我无非想重温当年秋夜的那一幕动人情景，虽然再也没有遇见那位曾经随军到过开封的老人，以及那个17岁即成新寡的老板娘。

我的日本朋友大多是历史学者，特别是侧重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深学者。他们具有高尚的学术良知，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力求作客观公正的评判。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战争期间曾经被迫参军侵华，因此至今仍然怀着无限的愧疚，每遇适当时机总要公开表明自己对中国人民的歉意。其中的田中正俊教授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本《战争·科学·人》，其中译本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深深为作者的精神力量所震撼，他的人格和他的身躯一样都是超乎常人的高大。他们当年都是天真无邪的青年学生，是被迫充当“皇军”炮灰的幸存者，战争责任本不应由他们承担，但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却使愧疚之感像梦魇一样终身缠绕着他们。相比之下，那些千方百计为侵华战争及其责任承担者开脱的政痞文棍，其

人格又是何等卑鄙低下！我还有一批在战后成长或出生的日本同行，他们虽然没有战争的亲身经历，但也同样英勇地挺身而出，为抵制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的误导，揭露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罪行进行不懈的斗争。他们有时甚至受到新法西斯分子附有子弹信件的威胁，却没有退缩。我想，这也是由于历史学家社会责任感的驱使。田中正俊在《战争·科学·人》一书的扉页写上“献给中国抗日战士”，我则愿意把这本书献给所有坚持真理和伸张正义的日本史学专家，当然也愿将此书献给众多平凡、善良的日本人民。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书出版已多，但这些论著却没有很好利用“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南京沦陷前后，贝德士是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发起者与负责人之一，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而且当时就作了大量的实录与对外报道。可能是由于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惯，贝德士非常注意收集保存各种文字资料，虽片纸残页，也视如拱璧，加以珍藏。因此，在“贝德士文献”中可以看到不少官方文书所不及的私人记载，使我们增添对于“南京大屠杀”更多层面的理解。

1991年12月12日，“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Alliance in Memory of Victim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在纽约举行集会，我应邀在会上发表简短演说。演说词是：“当我们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杀的牺牲者时，应该记住一个名字——贝德士，他曾在金陵大学任教30年(1920—1950)。在1937—1941年期间，他奉命留守南京

保护校产。在南京陷入日军烧杀淫掳的大灾难中，他和一小群外国人，以恳求、辩论乃至自己的躯体，在刺刀与牺牲者之间从事难民援救工作，尽管他们的努力常以失败终结。这个小小的外国人团体和他们同样勇敢的中国同事，日以继夜地救死扶伤，把难民聚集于庇护所，借助外国人的援助稍许减轻大屠杀的损害，并且为区内 7 万难民谋求食物与住处。他们作为一小小的公共群体生活在一起，没有足够的食品与服务。常常一连几个星期得不到他们眷恋的家庭的讯息，丈夫或妻子不知道自己的另一半是死了或是被囚禁。他们几乎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但是他们仍然留下来了，正如贝德士博士所说，‘我同其他人一样明白整个局势的严峻与黑暗，在这里很难找到公理与正义。个人自身的问题早就得到了回答。基督徒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用不着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只会为自己难以满足巨大的需求而感到愧疚。’他们日复一日地前往日本驻南京的大使馆，送交他们的抗议、呼吁和逐日记录日军暴行的表格。贝德士保存的此类大量文献已妥善收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这是南京大屠杀的真实记录。血写的历史不可改变！”

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决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请允许我引用我的已故老师贝德士博士的一句话作为序言的结语：“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



章开沅, 1926 年 7 月生, 浙江吴兴人。金陵大学历史系肄业, 美国奥古斯坦那大学荣誉博士。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国际知名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 《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等。1979 年以来频繁从事海内外学术交流活动, 曾任普林斯顿大学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鲁斯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客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客座研究教授。1995 年初, 应邀作为“黄林秀莲访问学人”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与合作研究, 现正撰写“贝德士文献系列研究”大型专著。

Peace on Earth.

Good Will to Men.

——M. S. Bates

给全球以和平，
给人类以慈悲。

——贝德士

责任编辑:刘 苏

封面设计:邹典佐

目 录

缘 起(代序)

- 一 贝德士其人其事 (1)
- 二 贝德士文献简介 (10)
- 三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17)
- 四 南京大屠杀的实录 (68)
- 五 毒品、慰安妇及其他 (118)
- 六 战争损失调查 (170)
- 七 东京审判与贝德士证词 (188)
- 八 未能结束的结束语 (250)

附 录

- (一)国际委员会之书函文件 (267)
- (二)攻占各城市之日军部队 (301)
- (三)南京的“杀人竞赛” (303)
- (四)请看日方之报道 (304)
- (五)贝德士报道南京大屠杀的密信 (307)
- 参考文献 (315)

Contents

Preface

I . About M. Searle Bates and His Life	(1)
II . Brief Introduction to Bates Papers	(10)
III . Nanjing International Safty Zone Committee and Nanjing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	(17)
IV . Record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68)
V . Drug , Comfort Women and Others	(118)
VI . Investigations of the War Losses	(170)
VII . The Tokyo Trial and Bates' Testimonies	(188)
VIII . A Conclusion That Is to Be Concluded	(250)

Appendix

(I) Correspondence and Docu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267)
(I) The Japanese Troops That Conquered the Cities	(301)
(II) Murder Competition in Nanjing	(303)
(IV) Reports from Japan	(304)
(V) Confidential Letters of Bates Reporting the Nanjing Massacre	(307)
Bibliography	(315)

贝德士其人其事

贝德士的英文原名是 Miner Searle Bates。他于 1897 年 5 月 28 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纽瓦克(Newark)。这个纽瓦克与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同名,但两者的风貌却有所不同。这是中西部一个内地小城镇,居民善良纯朴而略有古风,不像东北部那样经济发达、人烟稠密、现代文明病的征兆也更多。

贝德士的父亲 Miner Lee Bates 是一位新教牧师,又是一位人品很好的学者,曾经长期担任本地哈莱姆学院(Hiram College)院长,在当地居民中享有很高声望。小贝德士在父亲的学校读本科,学习勤奋,成绩优良,品行端庄,曾多次获得全校演讲比赛奖。19 岁(1916 年)获学士学位,并且得到颇令年轻大学生羡慕的罗兹(Rodes)奖学金,去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历史。

当时欧战炮火正烈,古老的牛津校园不复宁静,大学生们或聚集在啤酒店旁持杯纵谈,或缓步于泰晤士河边交流心曲。他们不一定都了解战争性质,更多考虑的却是社会责任,也夹杂着不少冒险、猎奇之类的浪漫情思,到战场去顿时成为一股不大不小的潮流。

贝德士怀着年轻人的激情,也投入了这一潮流。他虽然不是英